

結論

本文對 2004 年 12 月 26 日海嘯後亞齊省區的客家人情形，進行概念性的描述，也是在印尼政府與自由亞齊運動組織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脫離戰火的蔓延，從文化角度切入從而理解當地華人的論文。尤其是經由通婚後改信伊斯蘭教的客家人與穆斯林通婚的家庭。根據調查顯示，大部分的通婚者幾乎改信伊斯蘭教，而其家族也多與穆斯林社會接觸，通婚第一代通常操有流利客家話，但是第二代的客語使用能力不強。其中脫離伊斯蘭教入佛教者僅有一例，且其第二代之客語能力強。

早期亞齊華人移民大部分是從廣東省來的自由移民，有分屬客語區的梅縣、大埔縣與客語區粵語區混雜的中山縣及其他地區（汕頭、保安...等）經由筆者的田野調查，班達亞齊的華人社群除了大部分的客家人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廣府人及少數的福建人、海南人，具有使用家鄉語言能力者大都為六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亞齊華人多半使用客家話與印尼話，但是廣府話的使用習慣，在亞齊客家話之中不難找出一些痕跡。

在東南亞，比較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及菲律賓等國家時，伊斯蘭教與排華等民族衝突有密切的相關性；但聚焦在印尼其他地區與最為虔誠的穆斯林社會亞齊時，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才是造成民族衝突的核心問題。曾少聰也指出：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不是因為文化的差異引起，而是由於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族群差異和文化差異被政治化和經濟化之後，才會發生族群關係緊張和族群衝突。¹更何況，假若加入柬埔寨、越南及緬甸三個以佛教為主的中南半島的國家討論時，不論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加入排華的行列時，就無從解釋民族間互相不諒解的罪魁禍首是虔誠保守的穆斯林了。

亞齊地區的客家話與台灣客家話相較而言，含有部分的廣府話成分；也發現亞齊/印尼人習慣用具體的事務表達抽象概念，此對當地華人也造成了影響，如以市場上較受歡迎的具象品牌「HONDA」來指稱抽象名詞「機車」的概念。亞齊客家話的變異有下列六點：(1) [v] → [w]；(2) [h] → [s]；(3) 廣府話的借入；(4) 其他元音；(5) 其他用法；(6) 印尼話的借入。

伊斯蘭教在亞齊造成民族間的某種隔離，多妻狀況的華人在亞齊比較少見，除了經濟狀況比較困難之外，嚴格的伊斯蘭教規也是令當地華人望之卻步的理由，在訪談的例子中多有與印尼其他地區的穆斯林通婚，真正與亞齊族女性通婚的僅有 5 例，而在之中大部分屬於自願入教的類型。所以可以合理的推估，亞齊

¹ 曾少聰，前引書，2004，頁 195。

族的嚴格教條，確實有效隔離了與華人的通婚關係，經由婚姻入教的通婚型式，多半是和亞齊族的其他穆斯林女性通婚。

可以簡單將亞齊華人由通婚與否分成兩個部分，不與亞齊族通婚的華人基本上仍和亞齊主流社會有相當大的距離，雖然他們已經認同自己是印尼國家的一份子，也明白不可能回去中國，或是根本沒有去的打算，即使其擁有許多亞齊族朋友，或是擅長講亞齊話等，他們的認同仍然是唐人（中國人）。由此可證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可以分開處理。與亞齊族和其他當地民族通婚的華人則成為亞齊穆斯林社會的一份子，不論其交友情形、人際往來關係等，幾乎都以亞齊穆斯林為主。根據調查顯示，大部分的通婚者幾乎改信伊斯蘭教，而其家族也多與穆斯林社會接觸，通婚第一代通常操有流利客家話，但是第二代的客語使用能力不強。脫離伊斯蘭教入佛教者僅有一例，且其第二代之客語能力強，此為筆者最大的發現。

在亞齊的穆斯林相當虔誠，嚴格執行伊斯蘭法，禁止任何不合伊斯蘭教規矩的行為，若穆斯林觸犯伊斯蘭法，當地的警察會加以取締。華人一般無視於改信伊斯蘭教的華人，如果改信伊斯蘭教，將不再被視為華人的一份子。由於與穆斯林通婚的華人已經被視為進入到伊斯蘭教的範圍之中，改信伊斯蘭教更是等於脫離華人社會。除了宗教信仰之外，意識形態也有相當大的差異，若跟亞齊族結婚將會被自己的家庭孤立。²於是除了入教才能通婚的進入障礙之外，被自身的社會排除在外，也使得族際通婚的可能性更加降低。

未來研究方向建議為比較亞齊改宗伊斯蘭教的華族與他地華人穆斯林的異同，如黃雅蒂的新加坡華人穆斯林研究，討論改宗伊斯蘭教的華人穆斯林其家庭、社會背景等變遷，並發現皈依的華人大多由於通婚的因素，且屬於被動的接受者。³筆者發現其研究成果與亞齊改宗伊斯蘭教的華人有顯著差異，若能對各地的華人穆斯林做一系列比較研究，或許能將目前看似兩個極端的成果，縮短極端值間的差異，歸納出較為一致的論述。

² Oleh A. Rani, op.cit, pp.404-409.

³ 黃雅蒂，《新加坡華人穆斯林社群之研究-宗教文化的探討》，台北：淡江大學東南亞所碩士論文，2001，頁 73-75。